

通鑑總類

十九







通鑑總類卷十

禮樂門

漢曹褒著成漢禮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章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章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唐太宗奏秦王破陣樂

觀元年太宗宴羣臣奏秦王破陣樂太宗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太宗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魏證言樂在人和不在聲音

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孝孫等奏新樂太宗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



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不在聲音也

### 明皇自教法曲於梨園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明皇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游獵為戒明皇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

### 蕭嵩定開元禮

二十年初明皇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夢蕭嵩繼之起居舍人王仲丘請依顯慶禮祈穀太雩明堂皆祀昊天上帝嵩又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皆從之以高祖配圓丘方丘太宗配雩祀及神州地祇睿宗配明堂新禮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 後周竇儼請有司討論禮樂

顯德四年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

### 王朴上疏定律呂



六年王朴素曉音律世宗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鑄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

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臣嘗學律呂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



音樂門

晉劉裕不習音樂

義熙元年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

燕主歎太樂不備

五年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諱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議禮門

漢陳球等議竇太后當合葬

熹平元年曹節等欲別葬竇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廷尉陳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接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

通鑑總類卷九

議禮門五

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靈帝省奏從之

魏太后代行祭事

梁天監十四年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博議以爲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

齊源師歎禮廢齊亡



陳太建四年源文宗子師為左外兵郎中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如何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師出竊歎曰禮既廢矣齊能久乎

### 唐太宗不依陰陽書

貞觀五年有司上言皇太子當冠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太宗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太宗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

### 長孫無忌等上新禮

顯慶三年長孫無忌等上所修新禮詔中外行之先是議者

卷二十七

通鑑總類卷一

議禮門六

謂貞觀禮節文未備故命無忌等修之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所損益多希旨學者非之太常博士蕭楚材等以為豫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敬宗義府深然之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闕

### 祝欽明言皇后助祭

景龍三年中宗將祀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中宗從之以皇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



以巨源攝太尉為終獻

孫平子不能勝禮官之議

開元五年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明皇亦以為然故議久不決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巳謫為康州都城尉

韋瓘奏定喪服之禮

二十四年瓘又奏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姪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為服舅母來承外族不如同堂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章述議曰聖人究天道而厚於祖禰繫族姓而親其子孫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揚仲昌議



曰鄭文貞公魏徵始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竊恐內外乖序親踈奪倫情之所訟何所不至記曰無輕議禮明其蟠於天地並彼日月賢者由之安敢損益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裴耀卿議太子冊命之儀

二十六年太子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紗袍太子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嚴改外辦曰外備改絳紗袍為朱明服明皇御宣政殿冊太子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太子不就輅自其宮步入是日赦天下

蔣乂諫借吉成昏

×<sub>0</sub>子

通鑑總類卷一

議禮門八

貞元十三年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德宗許之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同正左拾遺義興蔣乂上疏諫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德宗遣中使諭之不止乃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形裴堪復上疏德宗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禮院奏禘祭祝文

會昌六年禮院奏禘祭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李景讓請遷廟議不決而止

大中十年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後梁敬翔請行郊禮

貞明三年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均王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旣平報本未晚均王不聽

通鑑總類卷十一

議禮門九

如洛陽闕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揚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均王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後唐馬縞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

天成二年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明宗欲兼稱帝群臣乃引德明皇帝例請立廟京師明宗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謚曰皇帝

後周祀南郊於大梁

廣順三年太祖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 奉先門

漢楊終乞罷匈奴之役

建初元年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陛下宜留念省察章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害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久而未還非天意也章帝從之

## 蔡邕論上陵之禮

卷之三

通鑑總類卷一

奉先門十

熹平元年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

## 楚王玄宗廟之祭不及祖

晉元興三年桓玄以其祖彞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大祖東向左昭右穆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瀆也秘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也

## 宋改孝建以來制度

大明八年罷南北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



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  
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  
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  
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

### 齊詔太廟四時之祭

永明八年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臠孝皇后  
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糲炙魚皆所嗜也武帝  
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  
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牲牢服  
章皆用家人禮

### 唐立王珪家廟

貞觀十三年王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令三品已上皆立  
家廟珪通貴已久獨祭於寢爲法司所劾太宗不問命有司  
爲之立廟以愧之

### 有司請增宗廟邊豆之禮

開元二十四年明皇命有司議增宗廟邊豆之薦太常卿韋  
縉奏請宗廟每坐邊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等議曰聖人知  
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人之嗜好本無憑  
準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屈到嗜芟屈  
建不以薦以爲不以私欲干國之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  
習求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按當在御矣  
詔可息而筮簋箏笛當在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豈可



廢棄禮經以從流俗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饌必陳用周制也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灋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鮮美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邊豆之數也明皇固欲量加品味縉又奏每室加邊豆各六四時各實以新果珍羞從之



奉親門

漢築複道朝長樂宮

元年惠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毛義之喜乃爲親屈

元和元年毛義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唐肅宗不敢詣西內

上元二年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肅宗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內

後周王溥侍立父側

顯德四年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爲起



封建門

漢詔諸侯王分子弟邑

元朔二年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命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武帝從之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黃河如帶泰山若厲

通鑑總類卷十

封建門十四

太初三年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信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墮身失國至是見侯纔四人罔亦少密焉

晉封燕王慕容皝

咸康七年劉翔至建康成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



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疆敵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竊惜聖朝踈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或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弘爲之入言於成帝乃以慕容皝爲使持節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

唐襲封刺史長孫無忌不願之國

正觀十三年太宗既詔宗室羣臣龍衣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太宗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



遷徙何異太宗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  
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  
茅土邪詔傳世封刺史



封禪門

漢光武却羣臣請封禪

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光武感河雒文而封禪

中元元年光武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光武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光武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光武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車駕東巡幸魯進幸泰山

梁許懋議封禪非盛德之事

天監八年高祖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若為封禪何其數也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灑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



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

### 唐魏證諫太宗封禪

貞觀六年文武官復請封禪太宗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太宗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太宗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由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

四三十一

通鑑總類卷九

封禪用一八

王

廩尚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尚希萑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況賞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 張說首建封禪之議

開元十三年羣臣屢上表請封禪制以明年十一月十日有事于泰山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 明皇出玉牒示羣臣



明皇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儀衛環列於山下百餘里明皇問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明皇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明皇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倣乾封故事祭皇地祇於社首明皇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張說多引兩省吏及以所親攝官登山禮畢推恩往往加階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



巡幸門

唐姚崇勸上幸東都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喜從之褚无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羣臣諫幸華清宮

元和十五年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帥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亦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李德裕箴諷出遊幸

寶曆元年敬宗遊幸無常昵比羣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表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略曰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敬宗優詔荅之

敬宗幸驪山

敬宗欲幸驪山温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



幸驪山而享年不長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  
驗彼言幸温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  
哉

### 裴度諫幸東都

二年敬宗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敬  
宗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  
闕及道中行宮裴度從容言於敬宗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  
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  
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  
宗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田獵門

唐唐儉諫太宗罷獵

貞觀十一年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悅為之罷獵

柳範奏彈吳王恪

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恪坐免官太宗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之

通鑑總類卷十

田獵門二十二

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

高宗出畋遇雨罷獵

永徽元年高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尾為之必不漏高宗悅為之罷獵

武宗閱諫疏出畋稍希

會昌元年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高少逸諫上幸涇陽



二年武宗幸涇陽校獵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諫曰  
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武宗改  
容謝之

後唐明宗仁及鳥獸

長興二年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  
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  
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  
損無益故不為耳



養老門

後周行養老之禮

陳天嘉四年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謹上表固辭不許仍賜以延年杖周主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於門屏之間謹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護升階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周主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親爲之袒割謹食畢周主親跪授爵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

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荅拜禮成而出



聖節門

唐太宗生日不宴樂

貞觀二十年太宗謂長孫无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源乾曜請以生日為千秋節

開元十七年明皇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張九齡上千秋金鏡錄

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明皇賜書褒美



喪葬門

漢文帝以北山石為擲

前三年張釋之從行至霸陵文帝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擲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光武初作壽陵

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光武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四十一

通鑑總類卷一

喪葬門二十六

晉武帝欲行三年之喪

泰始元年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除之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灋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沈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遂以蔬素終三年



陳逵杜預議喪服

十年葬元皇后于峻陽陵武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博士陳逵議以爲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喪豈衰麻之謂乎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不爲無事宜卒哭除衰麻而以諒闇終三年武帝從之

盜發漢霸杜二陵

建興三年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梁武帝往臨馮道根

普通元年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武帝春祠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武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武帝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北魏高澄虛葬高歡於漳西

梁太清元年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旁爲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羣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

唐虞世南諫厚葬

貞觀九年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既促功不能及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爲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



思遠慮以厚葬適足爲親之累故不爲耳昔張釋之言使其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劉向言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  
廢興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伏惟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  
葬其親乃以秦漢爲法臣竊爲陛下不取雖復不藏金玉後  
世但見丘壟如此其大安知其中無金玉邪且今釋服已依  
霸陵而丘壟之制獨依長陵恐非所宜疏奏不報世南復上  
疏以爲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  
間爲數十年之功恐於人力有所不逮太宗乃以世南疏授  
有司令詳處其宜房玄齡等議以爲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  
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

### 太宗自爲終制

通鑑總類卷十

喪葬門二八

十一年太宗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又志在儉  
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 公主當服三年之喪

永徽元年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  
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上言漢文立制本爲天下百姓公  
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  
成昏高宗從之

### 嚴善思疏諫合葬

神龍元年太后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以爲乾陵  
玄宮以石爲門鐵錮其縫今啓其門必須鑄鑿神明之道體  
尚幽玄動衆加功恐多驚黷況合葬非古漢時諸陵皇后多



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望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若其無知合之何益不從

### 令狐岍諫厚葬

大曆十四年制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刑部員外郎令狐岍上疏諫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代宗荅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從

### 唐李建勳戒勿封土立碑

後周廣順元年唐司徒致仕李建勳病且死戒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家無不發者惟

### 建勳家莫知其處

### 後周太祖有紙衣瓦棺之戒

顯德元年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糝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官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交友門

漢酈寄爲賣友

八年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朱勃上書明馬援之謗

建武二十五年初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俟馬援兄況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五

吳程普與周瑜交若飲醇醪

建安十五年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魏傳嘏不受何晏爲交

正元元年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讒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唐李翰爲張巡作傳表

至德二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以爲巡以寡擊衆以弱制強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而議者非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設使巡守城之初已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臣敢撰傳一卷獻上乞編列史官衆議由是始息

後周王峻薦故人申師厚

實順元年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爲兗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請師於朝廷太祖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太祖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



學校門

漢幸辟雍行養老禮

永平二年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晉李遼請修孔子舊廟

太元十七年李遼上表請敕兗州修孔子舊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寔急者此之謂也表不見省

後周謁孔子廟

通鑑紀事本末

學校門三十二

廣順元年太祖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天子拜之太祖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

蜀中文學復盛

三年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



文學門

漢招選文學之士

建元三年武帝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皆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談諧武帝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

唐十八學士登瀛洲

九二九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十三

唐

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高祖置弘文館於殿側

九年高祖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中宗置修文館

景龍二年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爲文者李嶠等爲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明皇置麗正書院

開元十一年明皇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徐堅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洛陽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明皇聞之重說而薄堅

更名集仙殿爲集賢

二年明皇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明皇曰



仙者馮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徐堅副之明皇欲以說爲大學士說固辭而止

### 軍國大事與學士謀

元和五年白居易復上奏以爲臣比請罷兵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復何所恃是時憲宗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憲宗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 明宗置端明殿學士

通鑑總類卷十

文獻門三十五

天成元年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



文章門

梁徐摛謂之宮體

中大通三年太子以侍讀徐摛為家令兼管記摛文體輕麗春坊盡學之時人謂之宮體武帝聞之怒召摛欲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意更釋然因問經史及釋教摛商較從橫應對如響武帝甚加歎異寵遇日隆

魏蘇綽作大誥

梁大同十一年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魏丞相秦欲革其弊魏主饗太廟秦命尚書領著作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隋李諤言文體輕薄

七百六

通鑑總類卷十

十卷月三六

元

陳至德二年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摠非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弃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遵風教請普加察送臺推劾詔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四方



唐張昌齡以辭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琴微宮  
頌太宗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初昌齡與進士王公  
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之功貞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  
朝莫曉其故及奏第太宗怪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  
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  
之傷陛下雅道太宗善其言

劉曉言取士以文藝為末

上元元年劉曉上疏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  
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讀  
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  
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亦  
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  
雷奔四方風動矣

四方表奏華而不典

開成元年文宗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  
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

晉王緘草露布不知故事

後梁乾化三年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命掌書記王  
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